

文汇原创丛书



柳鸣九◎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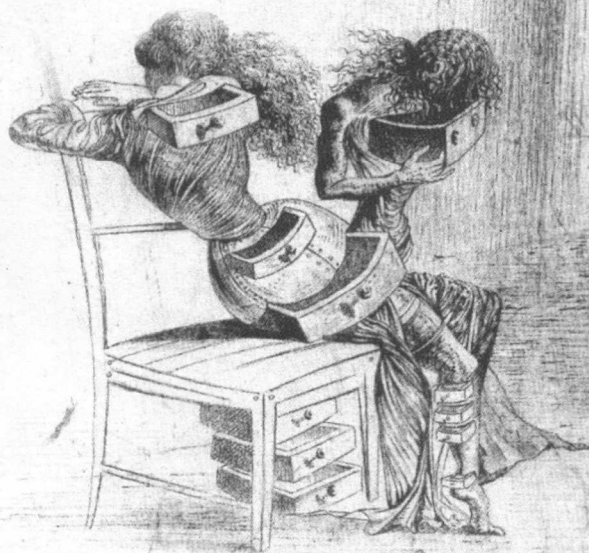
Long Xuan Ze Dao Fan Kang

从选择到反抗

——法国二十世纪文学史观

(五十年代——新寓言派)

文匯出版社



柳鸣九◎著

Long Quan Le Dao Fan Kang

从选择到反抗

——法国二十世纪文学史观

(五十年代——新寓言派)

文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从选择到反抗：法国 20 世纪文学史观：50 年代到新
寓言派/柳鸣九著. —上海：文汇出版社，2005. 8
ISBN 7-80676-863-7

I. 超... II. 柳... III. 文学史—法国—20 世纪
IV. I565.09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70837 号

**从选择到反抗——法国 20 世纪文学史观
(50 年代—新寓言派)**

柳鸣九 著

责任编辑 / 季 元

封面装帧 / 周夏萍

出版发行 / 文汇出版社

上海市威海路 755 号

(邮政编码 200041)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照 排 /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刷装订 / 上海锦佳装璜印刷发展公司

版 次 / 2005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640×960 1/16

字 数 / 370 千

印 张 / 30.25

印 数 / 1—5 000

ISBN 7-80676-863-7/I·159

定价：39.00 元

序

——法国 20 世纪文学的一个轮廓

1978 年,《法国文学史》上卷出版时,我曾在该书的前言中说明,整个《法国文学史》三卷,从中世纪只写到 20 世纪初期,并明确表示:“20 世纪文学将另行编写”,但实际上,我当时根本就没有考虑继续编写 20 世纪部分,至少是要把这个计划安排在相当遥远的未来。

当时有此考虑是自然而合理的,不言而喻的理由是:20 世纪还有二十多年的行程没有走完,为整个 20 世纪写史显然为时过早。而我当时比较具体的考虑则是,三卷本《法国文学史》在写法上有自己的特点,如在框架上、在章节安排的平衡上、在作家作品的倾向、性质与品位的界定上都比较追求定式定论,在论述与资料介绍上也力求繁详具体,这些做法即使到了 20 世纪落幕之际,要为其写史时,也是难以做到的,且不说除了这些,还有另外若干涉及社会发展、历史时代潮流、意识形态的问题,实难以定评,因此,我几乎从来就没有想过要像前三卷的模式,再续写 20 世纪的文学史。

尽管私下里自己有上述意向,但早在《法国文学史》三卷本尚未完成之时,我向 20 世纪文学方面所投入的精力与时间,已经就在我整个工作中占有很大的比重,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则愈来愈占据了主要的地位。这项工作,大致有这样几个方面:一是对西方 20 世纪文学进行了重新评价,特别是对在我国文化界曾备受责难的现代派文学与存在主义文学,除提出问题、发动论争到参加全国性的论战外,主编了《西方文艺思潮论丛》共七卷,对 20 世纪西方文学进行系统的梳理与评析,当

然,法国的 20 世纪文学是其中的主要对象。二是,主编了“法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丛刊”十卷与“法国 20 世纪文学丛书”七十种,为法国 20 世纪文学建立了一个规模相当大的文库,也为我国的法国 20 世纪文学的研究与教学工作,提供了系统的历史资料。在进行这些工作之前,我都必须作先行研究与译介准备工作,而在进行的过程中,又必须提出主旨报告,写出序言,作评论,发议论,于是,经年累月,大致上从上世纪 80 年代末到 90 年代末,陆续积攒下来有八十余篇专论法国 20 世纪文学的文章,总共约六七十万字,对法国 20 世纪几乎绝大部分的重要作家作品与重要思潮流派都有广泛的涉猎,这就是成集的《生存于荒诞》的由来。

时至今日,20 世纪落幕已近三年,为这个世纪的文学写史的课题似乎越来越显必要,但我个人仍然认为要写出一部定规、定格、定评、定论的成熟的文学史,恐怕还尚待时日,因为我们刚刚从“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写位中走出来,还没有能完全摆脱观象时“远近高低各不同”的错觉,面对着整整一个世纪的文学这样一座沟壑幽深、奇峰林立、气象万千的大山,显然是容易陷入不同程度的“不识真面目”的状态,与其编制出“人名录+书名录+简单论断”式的文学史,还不如对 20 世纪文学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家作品逐一进行个案研究,作出切实、深入而有见地的说明与论析。因此,我仍然无意于去制作一部 20 世纪的法国文学史,而满足于实实在在地提供些资料,实实在在地作些说明与评说,实实在在地进行个案研究,就像在本书中所作的这样,我想,这样做,至少对读者有较为具体的参考作用,而不至于有大而空洞,大而不当的误导。因为,历史过程是由个案组成的,在一个世纪中,重要作家作品出现的历史,才是这个世纪的文学史。

由点而面,这是事物整体成形的规律,涉及的点众多而广泛,自然就形成了面。在这两集“论丛”中,由于涉及的作家有六七十位,作品有一百部左右,上至世纪之初,下至世纪之末,事实上已经显示出了法国 20 世纪文学发展的大致历史过程与各个方面的景貌,对重大的思潮流派与显赫的文学现象,也有若干聚焦的写照,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具备了一部文学史应有的主体内容,因此,且把它们作为原三卷本《法

国文学史》续篇，为此，将其内容归纳为十二个专题，这十二个专题实际上也就是法国 20 世纪文学自身有的范畴，兹作简要说明如下：

首先是关于开篇问题。文学史上的“开篇”绝不可能是指最初的一些时辰或最初几个年月，它往往以数年计、十年计，其实就是指文学的初期阶段。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法国 20 世纪文学的开篇与前几个世纪文学的开篇颇不一样，从 16 世纪到 19 世纪，每个世纪文学的开篇基本上都是一元的，甚至在整个一个世纪，都是由一元化的文学居绝对优势地位，如 16 世纪的人文主义文学，19 世纪的古典主义文学，18 世纪的启蒙文学，而 19 世纪也是由浪漫主义占有了几乎半个世纪的优势。20 世纪文学不同，从其初期开始，就显示出了多元化的格局：之一，现实主义——自然挟十九世纪后期强大的声势，到这个世纪强盛不衰，第一次世界大战刚过，就推出了震撼世界的名著，巴比塞的《火线》；之二，人文主义传统在法国本就根深蒂固，进入 20 世纪就长出了纪德之一具有强旺生命力的参天大树，而罗曼·罗兰则实际上以其名著《约翰·克利斯朵夫》，为法国文学赢得了较早的一份诺贝尔奖的荣耀；之三，现代主义的新潮继象征主义诗歌之后，也发展提升到了新的层面与新的阶段，阿波利奈尔与克洛岱尔都是显赫的弄潮人物。所有这些都发生在最初的十年期间，构成了真正百花齐放的盛况，为法国 20 世纪文学多源头、多元化的发展定下基本格局。

法国 20 世纪文学进入二三十年代，在多元化开局的基础上，开始呈现出了全面的繁荣。其中最令人瞩目的重大文学现象就是小说中心理现实主义质的新发展与心理现代主义的登台展现，前者的重量级的代表人物是莫里亚克，后者辉煌的创业者是普鲁斯特，他们的文学创作都具有不同程度的划时代意义，构成了法国 20 世纪文学中第一流的实绩成就，早已获得广泛的世界声誉。而在他们之后，继续沿着心理现代主义道路探索前行的，又有娜塔丽·萨洛特，前呼后应，在法国 20 世纪文学中形成了一条独特的脉络，而萨洛特又由于其长期以来心理小说实验的新潮性而到二战之后又被划入了“新小说派”的行列。

自二三十年代起，从人文主义传统中，继纪德、罗曼·罗兰之后，又陆续不断涌出一批杰出的传承者，虽然他们都基本上发散出传统人文

精神的气息,但在 20 世纪新的历史条件下,却各有不同的观察、不同的感受、不同的思考,并以出色的文学创作丰富了这种久远但生命力极为强旺的精神,有的咀嚼古老经典的历史文化并有全新的体验与创见,如尤瑟纳尔,有的以新人文学者的辨析态度审视人生,如莫洛亚,有的在 20 世纪人类大大开拓了空间活动的时代,抒写那种空前的“凌绝顶”的新感受,如圣爱克苏贝里,有的在宗教意识形态的框架里,对灵魂与信仰进行了有心理深度的思索,如贝尔纳诺斯,有的在田园牧歌的旧瓶中,装进了与人类生存密切相关的超前性的“新酒”,如吉奥诺,有的承继了卢梭主义并将“绿色崇拜”发展到了极致,如巴赞,有的对 20 世纪人常有的那文化上的“双重从属”、“双重依恋”、“双重游离”有了复杂表述,如特洛亚,等等。当然,这些作家各自身上的亮点,往往并不止一个,不止一方面,他们前者呼,后者应,从世纪之初到世纪之末络绎不绝,颇成声势,他们都享用着人类文化天空中这一股长存的人文浩气,有力而优美地搏动着这一股浩气,而他们所采取的艺术形式与艺术方法又往往是古典而雅致的,因此,他们所开阔的一大片文学天空,在法国 20 世纪也许算得上是较为清新、健康、纯净的天空。

在法国 20 世纪文学中,现实主义——自然主义,要算是声势浩大、旗帜鲜明的一股潮流了,这个世纪的自然主义文学虽然没有左拉式的大家与《卢贡——马卡尔家族》式的巨著,但有龚古尔学院这样一个长存的组织与龚古尔文学奖这样一个持久的机制,这个组织像是把信众聚集在一起的教堂,这个机制像永远飘扬的一面旗帜,它们激励着自然主义倾向的文学不断发展并保持它在当代法国文学中的强势的存在,从上个世纪初直到今天,每年一度的龚古尔文学奖的颁布一直是文学界的盛事,因此,法国 20 世纪凡具有写实倾向的小说佳作,几乎很少不出自龚古尔文学奖,甚至有不止一个倾向颇不相同的作家也曾被列入它的行列,如普鲁斯特与马尔罗,彰显其广容性,但不可否认,写实的艺术风格仍是这一类文学最基本的特征,而时至今日,从这一潮流中涌现出来的佳作名著的数量已经不胜枚举,不断有文学新秀输入其新鲜血液。“论丛”中所论及的只是一小部分代表作而已,这反映了现实主义——自然主义一直是法国文学中信众最多、参与者最多的文学潮流,因为,

人们对文学更为普遍的期待毕竟是认识世界、认识生活与认识人性，而且径直攀写现实也是文学中相对便捷的一条道路。

在法国 20 世纪文学中，与社会政治关系紧密的是抵抗文学与左翼文学。在 30 年代后期，随着法西斯势力在欧洲兴起，法国就产生了反法西斯文学，马尔罗的名作《希望》就是一例，到了 40 年代，法国被德国纳粹占领，更产生了抵抗文学。从 19 世纪后期普法战争，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法国人在实战中都是一败涂地，面对敌人从来都没有什么像样的抵抗，倒是在文学中，却从不缺乏民族抵抗，这就是反映二战题材的抵抗文学，其中有些佳作在战后问世后，获得了龚古尔文学奖或其他文学奖，如居尔蒂斯、加斯卡尔、梅尔勒莱的作品，构成法国文学的一大实绩，与欧洲其他国家的同类文学相比，要算成就较为突出了。由于从事这类作品写作的作家有些是共产党员作家或左倾作家，如阿拉贡、特丽奥莱，有的本来置身于现实主义——自然主义的潮流中，如居尔蒂斯，有的是并非以文学为终身事业的，如创作了抵抗文学经典名著《海的沉默》的维尔高尔，因而，抵抗文学作为一个文学史上的一个类别，在作家队伍的构成上，往往与其他类别存在着较多的重叠。

左翼文学是直接 with 20 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法国社会主义运动紧密相连、甚至具有某种程度同一性的文学，特别是在二战后，这种文学依托国际上社会主义阵营的政治背景，曾经显得声势特别浩大，它拥有自己的作家队伍，拥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纲领与有影响力的报刊杂志，一时颇具强大的号召力，除了像阿拉贡这样的耆宿外，原有的文学领域中亦不乏有才之士加入法共，然而由于意识形态的强制束缚，这股潮流中相当长一个时期里的大量文学制品，能经受时间考验具有艺术生命力的，至今已寥寥无几，作为这股文学潮流的中流砥柱的阿拉贡得到公认的一部作品竟是他后期转向，背离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圣周风雨录》，而党内的路线斗争又伤害了一些有才能有个性化的作家，如罗歇·瓦扬与杜拉斯都曾受到开除出党的处分。及至五六十年代，由于前苏联一连串对东欧的干涉入侵，法共在国内的声望锐降，大批知识分子纷纷退党，左翼文学到七八十年代已经是销声匿迹了，最后只成

为了法国文学史上最显赫一时,但却没有多少文学实业值得回味的一种文学。

从二三十年代到四五十年代,马尔罗、萨特、加缪的相继出现与成功,是法国 20 世纪文学中的头等大事,构成了当代法兰西精神文化的辉煌,他们每一个人都具有非凡的个性魅力与厚重的文学业绩。马尔罗从个人冒险家到传奇的反法西斯英雄再到享誉世界的政治家,以他革命题材的小说与卷帙繁浩的艺术史论著而令举世瞩目,萨特从一个书斋思想者到介入文学的作家到社会斗士,以其思想深刻的论著与介入文学的作品而拥有了世界性的影响,成为了一代宗师,加缪从来既是一个严肃的思想者,也是一个长期从事过社会实践、具有坚苦卓绝品格的斗士,以其深刻大气具有悲怆人道主义精神的作品,上升到了世界文学的顶峰。

法国当代文学中这三个巨人,虽然各有不同的特色与风采,但他们的共同点就在于,都把哲理带给了文学,或者说用文学艺术的经典形式表述了深邃而有亲和力的哲理。这是法国文化人的崇尚与强项,是法国文学传统中一个闪光的高峰,而这三个哲人之所以在全世界范围里具有如此大、如此深远的影响,则是因为他们都紧紧把握着人类的状况、人类的存在条件、人类面临的挑战这样一系列带普遍性与根本性的问题,在哲理上作出了明确的回答,各自提出了富有启迪与召唤意义的宣示,即马尔罗的越超论,萨特的自我选择论与加缪的反抗荒诞论,对于千千万万有文化教养、爱思索的人群来说,都是一道道精神灵光。就这三个巨人的共同特点而言,似乎他们共同组成“法国 20 世纪文学中伟大哲人”的一章就可以了,但他们各自的内容丰富,业绩厚重,足以分别构成整整三章,人们难以想象,如果缺了这三章,法国 20 世纪文学史会是什么样子。

法国 20 世纪文学中,曾引起了全世界热烈的关注、研究与探讨的另一大片新奇风光,是小说艺术中的新实验,即通称的“新小说”。它基本上是二战后 50 年代发轫流行的文学现象,但经常也把早在 30 年代即已进行此种新实验的娜塔丽·萨洛特也算上,在六七十年代声势正隆,其主要的作家罗伯-葛利叶、布托、娜塔丽·萨洛特与克洛

德·西蒙均有不俗的创作业绩,到80年代,其势头渐弱,但二三十年的流行时期,对于这个流派来说就足够在世界范围里造成声势、奠定地位了。由于这个流派在小说的叙述方式、叙述结构上、在对人隐秘心理活动的描写方式上,都对传统的小说艺术有了极大的突破与超越,似乎在20世纪文学仍以书本与语言文学为传达工具的条件下,一切前卫的小说形式都已经运用到了极致的程度,很少再留下超前运作的空间,加之,这个小说流派的主要作家,几乎都无一不有相当数量的理论文字,对小说艺术的新实验作出了深入的阐述,因此,整个这个流派也就成为欧美文艺学研究的热门课题,并且以它为基础平台之一,操演起时髦的“后现代主义”的理论体系。1985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克洛德·西蒙,标志着国际上对这个文学流派的认同与“盖棺定论”,也标志着作为一个流派的“善始善终”、“功德圆满”,当然,它在文学发展过程中所留下的辙痕是不可磨灭的,即使是在一个句号之后,仍将有零星的后继者走这条道路,事实上也确实如此,如索莱斯的《女人们》(1983年)就是一例。

法国20世纪文学中最后一个具有流派意义的重大文学现象,在我看来,就是新寓言派,早在80年代末,我个人就曾明确预测,“20世纪最后十年,法国文学不会再有具有重大意义的文学流派了,本世纪的文学将以新寓言派作结”。当然,这里所说的“流派”,只不过是某种创作倾向的相似或相近,由于时代条件不同,20世纪文学中愈来愈不再存在过去那种具有“结社”性质的流派,而新寓言派只不过是在六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出现的一批创作倾向有相似之处的作家而已,其中,最为出色、最为著名的有米歇尔·图尔尼埃、勒·克莱齐奥与莫狄阿诺等,而说他们有相似处,就是因为他们都力图在自己的作品里表现某种哲理寓意,或者更确切地说他们都是在为自己精彩而凝练的哲理找到最贴切、最恰当的现实生活形态与艺术表现方式,他们之所以在法国上个世纪的文学中光辉四射,就在于他们以语言的艺术达到了上述两个方面完美的结合,既在思想上给人以意想不到的强烈启迪,又在艺术上提供给人以经典文学的美感,如果说新寓言派的作家与马尔罗、萨特、加缪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上述三位哲人都致力于表述各自独特的

中心哲理并力图围绕这个中心建立自己的论说体系,而新寓言派作家则是致力于表现各自色彩纷呈的生活智慧与独特寓意。但不论怎样,新寓言派也再一次证明,在法国文学里一直存在一种永恒的动力,那就是对思想内涵,对隽永哲理,对精神力量的执着追求。

法兰西是一个崇尚个性自由的民族,法国文学遵奉的最高准则是追求创作个性的自由。由此,世界上大多数新的思潮流派、新的艺术风格往往都发源于斯。法国文学领域从来都是各种风格纷竞自由的天地,尤其到了更适于个性化发展的20世纪,更是如此。因此,在20世纪法国文学中,卓尔不群、独来独往的才人比比皆是,对于文学史而言,虽然总有分门别类、归纳概括的需要,但法国20世纪文学中难以归类的作家为数实在很多,本书的第十部分就是一些难以归入固定门类的作家,他们之所以难以归类就在于他们创作个性的独特与张扬,而这,倒又成为了他们的共同点,特别是他们都把自我个性、自我精神、自我状态张扬而毫无顾虑地升华为文学这样一个特色,从拉迪盖、塞利纳、柯莱特,到让·热内、杜拉斯、萨冈,哪一位的作品中不有一个极为张扬的大写特写的“我”字?这倒使我们有可能在这里姑且把他们统称为“自我个性张扬的才人”。

最后一个问题,非严肃文学作品问题:一个时代在其严肃文学的边缘之外往往还有若干异类的文学现象,通俗文学即是。这种文学具有一定的艺术性,易于流传,为受众喜闻乐见,拥有广大的读者,其侦探小说、武侠小说早已就获得了经典通俗文学的地位。本书中“令人侧目而视的一隅”实际上就是通俗流行文学中的一个特定的类别,这里所涉及的作品在对读者有强烈的吸引力上、在拥有千千万万读者上都是显而易见的,而其艺术性均又达到甚为讲究、甚至相当精致的程度,对人性与生活的隐秘又多有所揭示,那么,有什么理由仅仅因为它们属于风月题材而不属于侦探、武侠或科幻题材而将之拒之于文学的门外?

文学史上的任何归纳都是相对的,由于作家作品都很复杂,具有多种成分与多元基因,往往也就有不止一重从属性,我以上所作的一些粗略的概括归纳、分门别类,仅仅是为了给读者提供参考,便于他们进行梳理与研究。

最后,再作一点的说明,本书中的引文基本上都出自“法国 20 世纪文学丛书”七十种,我有幸作为主编与本学界的朋友与同道合作,在中国共同完成了当代外国文学这一最大的文库,已成为了我生平中一段难忘的美好的回忆。

一、哲理文学的第二道精神灵光

C O N G X U A N Z E D A O F A N K A N G

从 选 择 到 反 抗

给萨特以历史地位

——《萨特研究》编选者序

一 给萨特以历史地位

让-保尔·萨特于1980年4月15日在巴黎逝世。不论是什么国度、不论是什么党派、不论是政治界、哲学思想界、文学艺术界，人们都不能不关注这一悲讯，都不能不感到若有所失。当这个人不再进行思想的时候，当他不再发出他那经常是不同凡响的声音的时候，人们也许更深切地感到了他的丢失了的分量。他在西方思想界所空下来的位置，显然不是短时间里就有人能填补的。不同观点的人，对他肯定会有这种或那种评价，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将来，当人们回顾人类20世纪思想发展道路的时候，将不得不承认，萨特毕竟是这道路上的一个显著的里程碑。

萨特的经历纯粹是一个知识分子的经历，也可以说相当单纯，即始终是作为一个从事精神生产的智力劳动者。他生于一个海军军官的家庭，两岁丧父，母亲改嫁，从小跟随外祖父母生活，外祖父是一个学识渊博的语言学教授，萨特在他这里，得到了良好的文化熏陶。中学期间，萨特成绩优异，爱好文学，进行了广泛的阅读，曾产生过拯救人类于痛苦的浪漫理想。1924年，他进入以培养了不少杰出人物著称的法国著名学府巴黎高等师范学校，攻读哲学。1929年，他在大中学教师学衔会考中名列前茅，取得哲学教师的资格，并认识了他后来的终身伴侣女

作家西蒙娜·德·波伏瓦。短期服役后,从1931到1933年,他在外省担任中学教师。1933年,他作为官费生赴柏林的法兰西学院研究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与胡塞尔的学说,开始形成了他的存在主义的哲学思想体系。1934年以后,他继续从事教学并开始写作。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他应召入伍,1940年在前线被俘。1941年获释后继续任教。1945年,他创办《现代》杂志,此后,他成为职业作家,一直到他逝世。

萨特的一生是在精神文化领域里不断开拓、不断劳作的一生。对于一个身体并不好、从三岁起就瞎了一只眼睛的人来说,要完成深造的学业并留下五十卷左右浩瀚的论著,那是多么不简单的事!他是哲学家,师承了海德格尔的学说,但成就与影响远远超过了那位德国的先行者,而成为了存在主义哲学首屈一指的代表,他的主要哲学著作《想象》、《存在与虚无》、《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辩证理性批判》、《方法论若干问题》,已成为20世纪资产阶级哲学思想发展变化的重要思想材料。他是文学家,他把深刻的哲理带进了小说和戏剧,他的中篇《恶心》、短篇集《墙》和长篇《自由之路》早已被承认为法国当代文学名著;他得心应手的体裁是戏剧,在这方面,他的成就显然更高于他的小说,他一生九个剧本并不为多,但如《苍蝇》、《间隔》等,在法国戏剧中都占有重要的地位。他也是一个文艺批评家,著有《什么是文学》和三部著名的文学评传:《波德莱尔》、《谢奈》和《福楼拜》。他又是一个政治家,他的文集《境况种种》有十卷之多,其中除了关于法国文学、欧美文学的评论和文艺理论著作外,还有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斗争的回顾,对殖民主义的抨击,对世界和平的呼吁,对阿尔及利亚战争、越南战争以及一系列世界政治事件所发表的意见。几乎可以说,萨特在精神文化、社会科学领域的多数部门中,都留下了丰硕的成果,仅仅只在其中一个部门里取得这样的成就已经是不容易了,何况是在这样多方面的领域里呢。无疑,这是一个文化巨人的标志。因此,萨特的影响不仅遍及法国和整个西方世界,而且还达到了亚洲、非洲的一些地区。现在,当我们来估量萨特的历史地位时,已经就很难想象一部没有萨特的当代思想史、一部没有萨特的当代文学史,会是什么样子。

要对萨特作出评价,首先就要遇到他的存在主义哲学思想这个艰深而玄妙的难题,而在这个问题上,人们的意见是相当纷纭的。事实上,萨特也受过不少责备和挑剔。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的核心,不外是“存在先于本质”论、“自由选择”论以及关于世界是荒诞的思想,即认为:人生是荒诞的,现实是令人恶心的,人的存在在先,本质在后,人存在着,进行自由选择,进行自由创造,而后获得自己的本质,人在选择、创造自我本质的过程中,享有充分的自由,然而,这种本质的获得和确定,却是在整个过程的终结才最后完成,等等。对此,人们当然可以提出种种批评:把存在与本质割裂开来,这岂不是形而上学?强调个体的自由选择,岂不是主观唯心论、唯意志论?甚至是为一切罪恶的行为提供理论根据?既然在萨特的哲学里,生活是荒诞的,人是自由的,不仅对法律道德是自由的,而且对宗教信仰、理想也是自由的,那岂不是为那些颓废、消极、放纵的垮掉的一代提供了哲学基础?如果要着意从立论上、概念上、逻辑上去指摘萨特哲学思想的错误和矛盾,也许还不止这些。到目前为止,除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还有什么“完美无缺”的思想体系呢?狄德罗的唯物论被认为是机械的、形而上学的,归根到底仍是唯心主义的,黑格尔也被称为客观唯心主义者。然而,这两个远非“完美无缺”的哲学家,却得到马列主义经典作家多么崇高的评价啊!我们对待萨特,难道不应该这样吗?如果有人力图把萨特贬成一个哲学上的侏儒,去寻章摘句对萨特进行“彻底批判”、“彻底扬弃”,那就随他们去吧,我们的任务却是:指出萨特哲学思想中可取的部分和合理的内核。这样做肯定要比把萨特批得体无完肤费力且不讨好,但却甚为值得,这倒不是为了死者个人,而是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大国的研究界所应尽的责任。

如果撩开萨特那些抽象、艰深的概念在他哲学体系上所织成的厚厚的、难以透视的帷幕,也许不妨可以说,萨特哲学的精神是对于“行动”的强调。萨特把上帝、神、命定从他的哲学中彻底驱逐了出去,他规定人的本质、人的意义、人的价值要由人自己的行动来证明、来决定,因而,重要的是人自己的行动,“人是自由的,懦夫使自己懦弱,英雄把自己变成英雄”。这种哲学思想强调了个体的自由创造性、主观能动性,